

# 河上的城市

王占黑

一天公交来得愉快。

I城和锡达·拉皮兹中间有一个叫芒特弗农(Mount Vernon)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小型文理学院,它的名字叫康奈尔(Cornell College)。没错,和中国人人都知道的那个康奈尔同名,以及打了擦边球的来自温州的康奈尔皮鞋……停下来兜一圈,校园小而美。上网一搜,两所学校的校徽也很雷同,都是一本摊开的书,一个紫色,一个红色,怎么看都觉得它有蹭“常春藤”的嫌疑。点开这所学校的官网,你会依次看到“我们是谁”,“我们在哪”的介绍,中间冷不丁蹦出一条,

“我们不在伊萨卡”。

伊萨卡(Ithaca)是康奈尔大学的所在地,位于纽约州西部。点开这条链接,你会收获一些全新的知识。第一句是,

我们要澄清一下,我们是先到的,康奈尔学院于1853年在芒特弗农成立,比同名大学早了整整12年。

随后是一系列充满冷幽默的主权声明,我挑一部分摘录下来:

关于二者的一些备注:

这两所机构并不是以同一个人命名的,但我们的名字来源(威廉·W. 康奈尔)和他们的名字来源(埃兹拉·康奈尔)确实是远房亲戚。

我们约有1000名本科生。而他们则有14907名大学生。

我们的教职员工每次只教一门课程,一年最多教六门课程。他们的教职员工每学期大约教两门课,一年教四门左右。

我们拥有两次全国摔跤队冠军;而他们一次也没有。

伊萨卡的冬天多雪且寒冷。芒特弗农的冬天……也是寒冷且多雪。

芒特弗农每年平均有193个晴天,而伊萨卡只有154个。

我们运动队的吉祥物是山羊;他们的是熊。芒特弗农距离芝加哥约211英里。伊萨卡距离纽约市约225英里。巧合吗?是的。

我被这一本正经的搞怪发言逗乐了,好吧,对不起,你不是什么野鸡学校,我为自己庸俗的眼界和气象向你道歉。同时产生的好奇是,既然中国留学生大军浩浩荡荡布满全美,这一千个本科生里会有中国人吗?或者说,可曾有家长冲着“常春藤”的名头把孩子送到此地?并盘算着回国后继续顶着这光环以假乱真?

当我输入中国、康奈尔学院等关键词,搜索的结果超出预料。早在1910年,也就是一个多世纪前,位于I州的康奈尔学院就迎来了第一位中国籍毕业生:Ruby Sia,女,福州人,音乐和艺术专业。据校史记录,Ruby毕业后回国投身于本地女子教育,终生未婚,于1955年在上海去世。

我开始寻找Ruby的中文名,直到在由福建乡贤所撰写的基督教史人物传记上发现一位叫谢绍英的女士,时间和大致经历都对得上。可惜标题赫然写着,美国康奈尔大学第一位华人留学生,并在正文反复提及。看来即使是Ruby的老乡,也想当然地把她放进了“常春藤”行列。这要是叫康奈尔学院的公关负责人看到了,恐怕又要强忍着愤怒去网站上补一条备注,我想象TA是这样写的:

Ruby Sia, 1910毕业于芒特弗农,而不是伊萨卡。伊萨卡并没有一位致力于中国早期女性教育的杰出校友。

事实证明,关于Ruby其人,网上可查阅到的中文资料并不比英文多,而且信息源几乎都指向了康奈尔学院的校史记录。他们似乎对这位一百年前的校友充满了骄傲和感激,曾先后授予她荣誉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形容她的毕业日为本校女性历史的“巅峰时刻”之一。

在一本名叫“音乐文化研究”的高校刊物上,我发现有位学者专门写了篇文章介绍谢绍英,题目就叫作“被遗忘的留美音乐先驱”。作者的初始线索同样是康奈尔学院,好在他并未像福建老乡那样顺理成章地把她归入另一所名牌大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确认她是首位留美的中国音乐人。

谢绍英1884年生于福州,父亲是宗教人士

## 笔会



达文波特密西西比河畔

1. 我提醒自己,拜托,别再发出“人呢,人呢”的愚蠢感叹了。这只是座十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寻常的工作日白天,你想在街上看到什么?看贩卖二手枪支和原浆牛仔褲的实体店里客源不绝,看社区医疗中心的大厅人满为患,还是看公园里所有的免费网球场都被退休老人抢占?从冷清的美术馆出来,踏上密西西比河沿岸空荡荡的步道,脚边是早已停用的火车铁轨,一眼望去,除了大树底下坐着一位看书的老人,长长的河滨小径上什么也没有。我拍下老人和树的背影,很快意识到,他们轻易搞得了由我的手机相册所举办的Kindle模仿大赛的冠军(在这场较量中,只有树下的我无法直接参赛)。

秋冬的中西部有着简单粗暴的换季模式,日头还在暴晒,气温已破零,冷气团长驱直入穿透平原,最难抵挡的是刮痧一样的风。但到了河边,风反而变小了。我冲向防波堤的缺口,脱下手套伸进河里。这是密西西比河的水!儿时读过的少年探险故事从头脑中冒出来,没能转化成具体的身影或情节,而是模糊地想起这条河给过很多人奔向更远大世界的灵感和动力——尽管最知名的一段和此处还隔着几百英里的距离。河水并不刺骨,有了风的对比,它比想象中来得温和许多。我蹲着玩了会,身后是一座废弃的小卖部,墙面上标记着过去每一次洪水侵袭土地的高度,最大的一次约在十年前,我站过去,那条被命名为“famous”的线大大超出我踏脚后的头顶。

关于达文波特(Davenport),我知道的不多。唯一搜索到的熟悉字眼是它的四座姐妹城市之一,中国廊坊。华北平原的坚实腹地,五百五十万人口,这路带喜剧性的身量差距,仿佛一头牛和牛尾巴上的苍蝇成了结拜兄弟。达文波特位于I州的东南角,从I城开车前往芝加哥必定会经过这里。第一次上路时,我翘首盼望着目击一座大桥和它身上的名流,然而这一程眨眨眼就过去了,不看地图,甚至很难意识到这十来秒的风景。当我想起长江的时候,我提醒自己,拜托,最好别去做什么比较。

立于步道,河对面是伊利诺伊州,应该说,眼前这条河的一半已经属于另一个州。河上没有船只,大铁桥被斜斜地悬置,对岸的黑鹰部落遗址(Black Hawk)提示着索克族原住民曾主导土地的痕迹。黑鹰的本名长得离谱,放到现在,恐怕比NBA那位字母哥的名字还要令人头痛。几重战乱后,黑鹰隐居I州,他的部落和别处一样,开始仅仅作为名字、地点或干脆是象征符号出现。直到如今,在I大的课程之初,人们总要率先接受关于本土文化的浓缩教育,但是,将它高悬在看似重要的位置,也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将它踢出生活的实际范畴。在随后的社团招新现场,我一路逛过去,最冷清的就是原住民后裔社群的摊位,两个年轻人被困在声势浩大的东亚、印度留学生社团之中,合举着一幅印有与他们相似的高辨识度面孔的海报,远远望去,像在人海里进行一场倔强的寻人启事。

在I州的边界线上,密西西比河一路向南,或者说,逆着这条河从达文波特一路向北,最终将抵达的是另一座小城,杜比克(Dubuque)。作为密西西比河在I州的另一只犄角,杜比克同时连通着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不过统治这个三角地带的从来不是车牌上的州名缩写,也不是地方美食,依然是I城的骄傲,黄底黑字的鹰眼旗帜。杜比克的人口规模相对更小,几所迷你教会大学,一些老旧的建筑群,十来分钟工夫,下城就兜完了一圈。坐上本地标志性的旅游设施,一条建于19世纪末、高度超过一百米的古老小电梯(Fenelon Elevator),到顶就足以俯视整座城市;松散矮小的社区,缓慢穿越树林的货运火车,以及细长的、将三州区隔开的密西西比河。岸边有一座门庭冷落的河流博物馆,陈列着最早的航运模型。

一个多世纪前,水运的荣光犹在,一条运河(Hennepin Canal)被造出来贯通密西西比河和伊利诺伊州,其尽头又作为起点贯通到密歇根湖,五大湖再贯通纽约,一条强势的北方运输闭环。随后铁路崛起,强大的竞争力迫使这条运河不到五十年就结束了使命,转型成为休闲绿道。但很快,铁路又被集装箱替代,工业被大量外包到了本土以外,这些坐拥铁轨与运河的城市的面貌就此停留在约半个世纪前的样子。如果路上太久没有人或车经过,我大概会以为自己身处一座影视城,剧组正竭尽全力复刻的,是



阿米什人的马车奔跑在田间(本文配图均王占黑摄)



锡达河边的钓鱼佬

# 恒念物力维艰

谢冕

一件穿了至少四十年的棉袄,一件同样年龄的线背心,还有一双前后已经开线的运动鞋,它们是我亲密的朋友,伴随我走过了艰难岁月。这些早过了服役期的物件,已经是残破不堪,不能用了,可是一旦要与之告别,总有不舍之情。我记得那件棉袄,那件背心,那双运动鞋来到我身边的日子。棉袄购自北大校园马路边,高领,带着可以活动的防寒帽,很是适用,但毕竟“年事已高”,不能再用了,只能隐忍替换。

家中杂物甚多,这里一堆,那里一堆,朋友送的,自己购的,有即时的,也有过期的,这里有友情,有温度,更多的是亲密的记忆,是感念,总是难舍难分。再加上崇尚节俭的我,因为来不及清理,占了本就不很宽裕房间的几乎所有空间,好心的朋友看不过去,都说要帮我整理,我都婉言谢绝。这就造成如今这个局面:书,报刊,更多的杂物,霸占了我那可怜巴巴的居室。回到我刚才说的旧衣物的话题来,一件衬衣,一条长裤,一穿就是十来年,旧了,破了,打补丁,而后,撕成条,自制拖把,做抹布,让它们继续“服役”。这是我“物尽其用”,是母亲教我的,是家传。

记得早年年关,福建习俗,大扫除,母亲跪着擦地,用的也是一用再用的旧衣残布。也是年关,福建人讲究过年穿新衣,家贫,子女多,不可能人人有新衣。辛苦的母亲,年夜灯下,把哥哥穿过的旧衣变戏法般地改成了弟弟们的“新衣”,这应了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时我不知情,后来知道母亲是在践行和传承朱柏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家训是我人生的启蒙,是母亲用无言的行动传授给我的。

母亲不识字,但是母亲很有“文化”。她的这些“文化”是祖训的留存,也许是一种永恒的记忆,是我代代相传的“遗产”。很难想象,目不识丁的母亲,居然教导我们要“爱惜字纸”,不让我们踩路字纸,甚至恐吓我们,雷公雷婆要打!幼时日常进餐,母亲不让我们浪费粮食,遇有饭粒落地,必须捡起吃掉!否则,她便不悦。

从小养成的习惯延续至今,直到如今虽衣食无虞,但我依然简衣素食。知我者赞我节俭,不知者责我吝啬。记得因为我的这种节俭,一次庄严的集会,我一双舍不得扔的旧皮鞋,临到我将登台说话,皮鞋不知趣地脱胶!幸赖诸人“见义勇为”,临时为我换鞋救急,避免了一番尴尬。虽经历“劫难”,而我冥顽不悟,依然如此这般。其实,这“顽症”并非我所独有,过往的一代人莫不如此。记得国门开放初期,北大中文系首先出国讲学的林森和陆荫明先生访美归来,系里安排他们谈见闻,他们说美国太“浪费”,举例,办公室内外“用的精美卷纸随手扯扔”,他们作为来客,不解,询之,说是为了“促进消费”。当日闻之,大不解,此是浪费,谈何促进?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生产”是善的,“消费”有原罪之嫌,是恶的。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拼命生产,鲜谈消费,以为是正道。因此,人们自然地远离消费观念,以为此乃进步。直到某一日,报载华北某地出现了一个民营企业,他“发明”将原先成捆出售的卷纸裁成小片出售,赚钱了,时论视为先进,这才使国人初步接受了消费的观念。但我等“冥顽”已久,跟不上时代步伐,依然秉承祖训,勤俭持家,杜绝浪费,一派老旧作风。闲时思之,愧作莫名。

但我不想彻底否定自己的坚持,“恒念物力维艰”。想起这些我们日常享用的物件,衣帽、裙衫、被褥、鞋袜,等等,哪件不是劳动者辛苦劳作换来的,他们流汗了,我们享用了,虽然是有偿的,我们付出了,但是我们依然是享用劳动者的辛苦。我们不可轻慢他们,轻慢不仅意味着无知,而且意味着无礼!每思及此,辄会想起童蒙时分诵读的诗句:“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宋·张俞《蚕妇》)

幼时诵读,至今不忘,常念心中深意。这里不仅是“悯农”,也不仅是哀叹不公,而且自然地展示了旧时代朴素的平等观念。诗句平实,坦白,如说家常,但我依然被诗人的“泪满巾”所感动!时代进步,城市发达,物产日丰,生活改善。但是,我们依然感谢这些默默的、辛勤的劳动者、生产者。我们期待着他们如同我们那样,共享精美的劳动成果。“遍身罗绮者”中有我们,应该也有他们,而我们依然日夕不忘古训:恒念物力维艰!

2024年12月末 于北京大学